

《我在女校教書的日子》

作者: 台灣沒有天燈放

Powered by [紙言](#)

1.

「麥Sir啊，麻煩你放學留一留低，我有啲重要野要同你講。」跟我說話的正是校長，他雖然長得和藹可親，可是聽別人說他只是笑裡藏刀，在背後卻殺人如麻...

沒錯，我在一間女子中學教書，而且還是全港Top 3的學校，進來讀書的非富則貴，都是達官貴人的女兒，而我們老師的責任，就是要確保他們在全港入大學率維持85%，在所有的學界比賽中非冠則亞，還有，就是每年要特別培訓一個狀元，如果那一年不達標，全校老師都要被「照肺」，而正正這一年...

大家好，我叫麥梓賢，別人通常稱呼我做「麥子」不是，「麥仔」或者「阿賢」，其實也是一個稱呼而已。

「各位中五既同學，大家好我係新黎既中國文學老師，麥梓賢，你地叫我麥sir啦。」說畢後我在黑板上寫下我的大名，然後向各位同學鞠躬，希望日後多多指教。

「墨子？墨子定莊子呀，哈哈！」這位破口而出的林嘉柔，也是全校的小霸王，我對她只能點頭微笑；而點頭微笑也成為了我在學校經常做的招牌動作。

在這間充滿爭鬥，勢利的人，我將眼一看，我已經熟讀學生，老師的背景資料，以免得罪任何人，隨時工作不保。

「咳咳，林嘉柔同學，而家開始上堂啦。」當然，第一堂我要給她們來個下馬威。

「好大個官威喎，麥Sir，新黎報到就咁惡架。」沒錯，你會以為，女校的女生都會很溫柔，嬌俏，但絕對不是，尤其是這個嘉柔同學，名卻改得優雅，外貌也長得不俗，五官標緻，擁有會笑的眼睛，她活潑，淘氣，不，是頑皮，但帶點可愛，只是一點而已。

「嘉柔同學，唔該你打開書，要開始教書啦。」我依然微笑著面對她們。

「唔記得帶書添。」嘉柔向我扮了一個鬼臉，真是沒有她那麼好氣。

「我今堂就借比你睇住先，下堂記得帶啊。」

「唔該墨子Sir！」她興奮地奪去我手中的中國文學教科書。

「打開第78頁，今日教雙調 夜行船 秋思。」

我在班房裡游走，念著這首元曲，別問我為什麼沒有書還會念，從小我便開始背唐詩，辭，戲曲等等；皆因兒時雙親分離，他們都不想把我養大，便把我送到奶奶家，而奶奶家亦只有這些文學作品，成為了我小時的唯一娛樂。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不爭鏡裏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休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向裝呆...」唉，讀到這裡，真是與作者感同身受，一年一年過去，人們的是非爭鬥，追逐名利，實在讓人感嘆。

「林嘉柔同學，你解釋下呢句野點解。」

「Er...Er...」

旁邊的同學見狀，便立刻在她耳邊竊竊私語，將答案說給林嘉柔。

「咪即係紅紅的太陽落山，就好似架跑車，好快就走左...係塊鏡到睇到自己啲白髮添多左好多，係到慨嘆自己老，不如訓覺。類似咁啲啦。」

我輕笑了一下，再說。

「算你喺一半啦，不過個一半都係阿雪同學幫你先識。」

「阿雪同學，麻煩你答埋下半段點解。」

林千雪同學，她跟嘉柔完全相反，安靜得以為她是啞巴，不愛說話，但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可能真的跟她名字一樣，林千雪，脫俗優雅，成績而十分優異，只可是...

「成段既意思，就係眼前紅紅既夕陽又西下，就好似疾速下坡既車，轉眼就唔見，與其數算鏡中人的白髮多左幾多，慨嘆自己老左幾多，不如上床與鞋子相別，無牽無掛好好咁訓教。唔好笑我好似鳩鳥咁不善營生，我一向就是這麼糊里糊塗，裝痴作呆。」哇，果然如我所料，千雪這個資優生，乖巧，聰明伶俐，真希望她能夠進大學。

我一邊教書，一邊留意同學們，發現她們都不太理千雪，只有嘉柔一人願意跟她說話，分組亦是。

「為左令文學堂更加有趣味呢，我就同學校申請左外出，以後每個禮拜既呢堂我地都會出去，曠闊下大家既視野，比大家吸收多啲寫作既材料。」

「好耶！墨子好野！」

「有得出去玩！」

班房裡傳出一片零碎的歡呼聲，但在這十幾人裡，唯獨千雪一人面目不改。

「好啦 好啦，大家靜一靜先。」

「出去就唔係比大家玩既，而係有野要付出，大家都中五啦，想你地加快腳步，好好預備下年既DSE。」說到此，千雪突然凝視著我，但很快視線又回到書裡，她好像悶悶不樂，散發著淡淡憂鬱的氣味。

「咁係每次出去之後，都要寫一篇文比我，你可以寫詩，作詞，寫文，題材不限，但係題目我定。」

「扯，以為你咁好死添。」嘉柔插嘴。

「咁今堂係咁多，大家可以落堂。」我凝視著嘉柔，用眼神叫她閉口。

我走到嘉柔前，拿回教科書。

「林嘉柔，下次唔該你記得帶書，仲有，記住睇下一堂講咩，我一定會問你問題。」

「睇咪睇，哼，我唔會怕你架。」

當我正走出課室時，我便碰到了Miss Yu，余巧晴老師。

「噢，麥sir，點啊，教得習唔習慣啊？」

「還好啦，係林嘉柔比較活躍，其他同學都ok既。」

Miss

Yu是英文老師，比我早一年來到這間中學，年紀也比我大一年；她樣貌比較成熟，可能在這裡混了不少時日，身經百戰，便會這樣；但這樣也無法遮蓋她的美，別人說她美得像日本明星石原里美，但我卻說，她比石原里美，還要吸引，尤其她那櫻桃小嘴，彷彿有種磁力把你吸過去，紅潤的雙頰，好像每時每刻都在和羞答答的跟你哀求一樣，可能形容得有點誇張，但這可真是千真萬確。

「係呢，Miss Yu啊，你知唔知林千雪同學咩事啊。」

「千雪？佢做咩啊，佢上我堂不翹都好乖，交功課都好準時，成績都好好啊。」

「無啊，今日見佢上我堂有啲唔開心咁，唔知佢係咪發生左啲事，所以問下你。」
Miss Yu除了是英文老師，亦是她們5A班的班主任。

「我唔係好清楚啊，我呢排多啲留意下佢啦，唔該晒你啊麥Sir。」她向我微笑，這份微笑，我相信能夠融化負一百度的冰。

「唔洗。」我也回送她一個微笑。

「叮叮叮叮...」過了良久，放學的鐘聲終於響起，我拖著疲憊的身軀離開學校。

當我離開學校時，門口已經出現一群又一群車隊，不，只是他們的私家保母車而已，富貴人家果然零舍不同。

「墨子Sir！Bye

Bye！」嘉柔在我身旁走過，回頭又向我做了一個鬼臉；她脫下了橡皮筋，散下的頭髮悠悠跟隨著她，空氣彷彿散發著清甜的氣味。

「早啲返去啊，唔好係條街到玩啊。」

「麥Sir。」有一把好像哭過沙啞的女聲傳入我的耳朵。

「咦？千雪，做咩事啊。」千雪的眼眶仍帶著淚珠，扁著嘴望向我，看著楚楚可憐的她，很想給她一個擁抱，只可惜，我這樣做，只會被送到法庭。

「麥Sir，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可唔可以帶我返屋企？」

「下？」

2.

「麥Sir，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可唔可以帶我返屋企？」

這個問題出於林千雪口中，實在令人驚心動魄，看著林千雪苦苦哀求的樣子，我實在不忍心，我愣了一愣後，回答千雪。

「你係咪同屋企人嘈交？」

「如果有咩問題，我可以偷偷地借錢俾你租酒店住。」當然，作為一個老師，本於良心，是不會將良家婦女帶回家。

「唔係。」千雪擰頭否認。

「咁係咩事啊，你方唔方便同我講？」

「我無屋企人，無屋企返。」

「咁...Miss Yu知唔知？」千雪擰頭。

「咁嘉柔呢？」

「佢都唔知。」嘉柔和千雪據說是情同姊妹，竟然連此事也不知。

「我唔想麻煩到嘉嘉。」千雪真是體貼，雖然無父無母，但仍有如此家教。

「哦...但係你都唔可以無端端就去人屋企。唔係，我意思係，你可以問我點幫你，但係唔好直接同人講去人地屋企訓架嘛，知唔知？」

「嗯。」

「一係咁，今晚我就租一間酒店比你訓，我再幫你諗辦法啦。」

「多謝你，麥Sir。」

「但係呢件事，可唔可以唔好同人講？」

「梗係可以啦。」我當然不會將我幫女學生租酒店一事宣揚出去，我可不想成為全校最快被辭退的老師。

微風輕輕吹過，泛黃的街燈照射著我倆，親密的身影碰肩同行，只可惜，我們不是情侶。

「係呢，可唔可以問下，點解你會無屋住？你幾時開始係咁㗎。」看著千雪一路上都是低著頭，不知是害羞，還是傷心。

「琴晚，我比繼父趕走左。」

「咁，點解你會搵我幫手？」我沒有詳細問關於繼父的事情，以免勾起不愉快的記憶。

「因為，我唔識你。」

「嗯？」這個答案，讓我有點愕然，但認真思考起來，其實也沒錯。

「我係聖馬蘭無咩朋友...」

「做咩唔搵Miss Yu幫手既？」

「好似係呢到。」千雪似乎有意避開我的問題。

說畢，我們就到了酒店側門，始終，我們是師生，她，還穿上校服，幸好我有外套給她遮擋。

「你入去啦，我幫你搞好晒架啦，有咩事打比我啦。」

「嗯，多謝你。」看著千雪的背影漸漸遠去，我也安心許多。

就這樣，我跟千雪，好像展開了一段微妙的關係。

「咳咳。」當我轉身，我卻見到了一個最不願意見到的人，也不知道，為什麼老師總是喜歡用「咳咳」來作句子的開頭。

「咁啱啊，麥Sir。」不知道為什麼梁Sir說話的語氣總是帶點諷刺的氣息。

「喺先你同邊個黎酒店啊。」

「無啊，我送我個表妹黎住，佢係外國返黎，咁廢事住係我到啦。」

「乜你表妹都係讀聖馬蘭學校架咩？」糟糕了，給梁Sir看到校服，只希望他沒有看到是千雪，他是校內出名的劊子手，是校長的宰相，一旦知道我給千雪租酒店，他肯定將事情無限放大，甚至把我聯想為強姦犯，他也是有這個膽量。

「啊...係呀。」

「我仲有簿未改，走先。」我趕快找個藉口離開現場。

「麥Sir。今年，我希望見到中國文學擺5或以上既比率高過80%。」

「係既係既，我會盡力鞭策佢地。」

梁Sir給我一個奸詐的微笑便登上他的寶馬座駕馳騁石屎路。

「叮！」電話傳來一個訊息。

「千雪：今日真係麻煩晒你啊，我會儘快搵到工，然後還返啲錢比你架啦。」

「唔急啊，你有錢先還比我啦。」本來還想打上「嘻嘻」，但這樣好像有點變態，還是罷了。

「早啲訓啦你，聽日仲要返學。」

「知道，Goodnight。」

在這趟巴士途程上，我不斷想著，我和千雪這件事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始終不能夠每天給她租酒店住，一旦比人發現，誤會了，我便身敗名裂了，不行，我要想個辦法。

一日之計在於晨，喝上一杯咖啡便踏上這煉獄之旅。

說真的，我享受教書，但討厭辦公室政治，尤其是這種名校，對於我這種凡人，明爭暗鬥實在不適用於我。

從昨天晚上到現在，我終究在想千雪睡得怎樣，她能好好休息嗎，她需要輔導嗎，我不斷提醒自己只是個老師，雖然心裏擔憂，但卻好像無能為力。

「喂，墨子Sir！」一把活潑精神的聲音把我帶回現實。

「早晨喲林嘉柔。」

「叫我嘉嘉啦，一係叫我柔柔。」

「我係你老師，鍾意叫你咩就咩，OK？」

「麥梓賢，你個衰人。」她又扮了個鬼臉，便跑上課室，只剩下一陣青春的風。

除了教高中中國文學，我還要教初中體育，只是因為我曾經在大學選修課修讀過體育便順手牽羊，叫我教體育；但教體育實在無聊得很，看著他們在操場奔跑，打球，揮灑著熱血的汗水，一個一個無知，天真的學生慢慢步入鯨魚的世界。

看著他們，就如看到自己中學時的樣子，還記得自己熱愛足球的程度可以連午飯都不吃，一整個小時就奉獻給足球，真傻，真美好...

「夕陽，你曾陪我飛行，風霜，你曾阻我前行；
直到今天，我成為了他們的夕陽，驅走他們腳前的風霜。」

這是在教授體育課無聊時寫下的詩，想起當時的良師，感激他們，不論或晴或雨，他們都盡心把我

教育成人...

「叮叮叮叮...」呼，終於能夠上文學課。

當我踏進課室時，我卻很自然地望向了千雪的位置，哈，真奇怪，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但更奇怪的是，這天，她卻沒有上學，是什麼原因呢？是病倒了？是不高興？還是怎樣？

「麥Sir，你發咩恟愁啊。」嘉柔又把我帶回來。

「無呀，我諗緊上次教到邊。」

「林嘉柔，你講下上次講到邊，今日千雪無返，佢救你唔到啦。」我擺著一個得逞的樣子。

「咪夜行船囉，當我傻架咩，哈。」

「我係咪好醒目呢，快啲讚我啦。」

「係啦係啦。」

「今日我地就教...」

這一堂四十分鐘的課，好像上了四十個小時，一有空閒便想起千雪，我不會是喜歡上她吧，不不不，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我喜歡的人雖然不在香港，但她總會回來的。

放學時，我便跑出門口，想也沒想便坐的士到酒店，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驅使我如此緊張，也許只是出於老師的責任而已。

「麥Sir，跑咁快做咩啊，搵雪雪呀？」本來我不想理她，但她最後一句說話讓我停下了腳步。

「你話咩話。」

「今日你嗌阿雪做千雪，但係嗌我就係林嘉柔，你都幾偏心，你講，你係咪鍾意左佢！」她突然踭起腳哄到我耳邊，此時無意聞到了嘉柔的氣味，弄得我雙耳通紅。

「喂，呢到學校門口黎，你冷靜啲。」我立即拉嘉柔到旁邊，幸好當時沒人經過看見。

「咁你做咩咁趕啊。」

「屋企人唔舒服啊，要返屋企照顧佢，得未？」我也未曾想過自己會向自己的學生說謊。

「哦，好啦，你走啦，我批准你離開，嘻嘻。」

我沒有回頭便登上的士離開，想不到，在我看不到的視覺，嘉柔卻低下頭，彷彿帶點憂傷。

「叮噏。」

「叮噏。」

我按了三四次，她始終沒有回應。

我唯有打電話給千雪。

「鈴鈴鈴...」電話在裡面，看來她沒有出去呀。

「喂...麥Sir...」千雪的聲音十分虛弱，看似是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

「我係門口啊，你放唔方便比我入黎啊？」

「好...你等等...」千雪緩緩走到門前，把門拉開，我才看到這一天我最期待的人，原來，這天，我期待著看到你。

3.

「千雪，你見點啊。」

「我無野啊，少少唔舒服啫。」千雪的樣子十分虛弱，臉頰沒有氣色似的，但這樣的身體柔弱的她，似乎更顯得她更加美。

「少少？你塊面都青晒喎，你快啲坐啲先啦。」我扶著千雪的手走到床邊；她的肌膚十分柔嫩，滑如初生嬰兒一樣。

「唔該晒麥Sir，要你一放學就黎搵我。」

「傻啦，你唔舒服做咩唔同我講呀。」

「我唔想你擔心我，你要專心教書。」這個千雪真是...

「下次唔好咁啦，你今日有無食野啊。」

「無啊...」千雪話音未落，肚子便響起一陣打鼓的聲音。

「哎呀，嘻嘻。」千雪害羞的樣子，還真是可愛，但願我能永遠記著這一秒，這一刻。

「你乖乖地坐係到，我落去買碗粥比你。」

「麻煩晒你啊麥Sir。」

「但係呢，碗粥記得唔好有肉...」不吃肉？難道千雪是個素食者？

「好啦好啦，你記住飲多啲水啊。」我把水倒進水杯，然後幫千雪扶著杯喝水。

當我正打算離開房門時，千雪說了一句話令我卻步。

「麥Sir，點解你咁擔心我既？你係咪鍾意左我？」我沒有望向她，是不敢。

「講笑咋，你落去啦，我有啲肚餓。」

「你梗係肚餓啦，成日都無食野。」

「係呀，等你啊嘛。」等我？哈，真是耐人尋味的一段對話。

到了附近街道找粥店，想起千雪突如其來的一句「你係咪鍾意左我？」，不，我才不會喜歡學生，雖然我只是24歲，但我相信我是出於老師的愛和關顧，對，只是如此。

「買左南瓜粟米粥比你啊，你趁熱食啦。」

「多謝你啊。」

「唔洗，你睇熱啊。」我笑了一笑，靜看著千雪食粥的樣貌，一舉一動，依然動人。

「係啊，今日我搵到份工，可以還返啲房錢比你。」

「咁快？」怎麼聽到千雪說這句的時候，心卻沉了一沉，這是意味我們關係獨有的密盒要消失了嗎？

「係呀，係一份教小朋友畫畫既工黎，佢仲可以預支我今個月人工，所以你放心啦。」

「好啦，如果你有咩事就再話我知啦。」

「嗯！」看到千雪的淺笑，還真想把Instagram的收藏按鈕搬到現實世界，將千雪的甜笑收下。

「麥Sir，你有無女朋友啊？」這一問，又讓我陷入淤泥之中。

「Er...無啊，做咩咁問。」

「無呀，純粹想知道，嘻。」

「千雪，你想唔想聽故事？」

「關於咩架，唔想聽三隻小豬嗰。」

「哈，唔係呀，係一個好悲慘既故事。」

「咁有幾悲慘啊？」千雪擺著一副天真的樣子問。

「係好耐以前，有一對青梅竹馬既男仔同女仔，佢哋係隔黎鄰舍，成日都會走去對方屋企玩，又或者去屋企樓下公園玩，個陣時啊，係男仔最開心既時間，因為佢爹地媽咪都唔要佢，去到嫲嫲屋企，嫲嫲又無點理佢，唯一既娛樂就係睇屋企既書，真係熟到倒背如流都無問題；除左咁，同個女仔玩，就係佢第二個令佢歡樂既途徑。」

「由幼稚園，小學，中學，佢哋都讀同一間中學，感情一直都好好，雖然個女仔中學既時候會拍拖，但係每次傷心，分手既時候都會搵返佢既青梅竹馬，個男仔雖然口講唔介意個女仔拍拖，心入面，就酸到不得了；但係佢哋又只係青梅竹馬既關係，所以個男仔都只能默默為佢祝福。」

「去到中學畢業前，男仔終於都發覺，佢介意，因為佢鍾意，佢唔想同人分享呢個女仔，佢覺得個女仔既笑容，眼淚，開心，唔開心都只能夠屬於佢，所以佢決定左係畢業前一日向佢表白，但係可惜，女仔只係答左一句，我要去外國讀書，對唔住。」說到這裏，我不禁哽咽。

「個男仔追問佢，咁你幾時返黎，我會等佢，女仔再答多佢一句，唔知。」

「個女仔好無情咁就離開左個男仔，而個男仔就白白係到呆等，等到而家...」

「呼。」說畢，我自然地鬆了一口氣。

「個男仔，係咪麥Sir你黎。」

「Um...」我默默地點頭，這是我第一次向別人提起這件事。

「你鍾意佢啲咩？佢好靚架，定係好叻架。」什麼時候，千雪變得如此八卦。

「佢，又唔係話特別靚，係街上會望多一兩眼個隻，不過讀書的確係幾叻，所以佢咪去左外國讀商科。」

「哦...你會唔會，只係唔捨得佢拍左拖，然後無得搵佢個種失落感。」

「Er...我都唔知...時間唔早啦，我要返屋企備課啦，你都早啲休息啦，如果聽日再唔舒服就話我知啦。」

「嗯。」

對了，她，過得如何？她傷心時，找誰傾訴？落淚時，誰為她擦淚？我打開她的Instagram，打開最近的相片，她，過得可好。

時間一日一日過去，千雪找到了一份適合她的工作，學業加上工作的壓力，樣子似乎也捱了許多個晝夜；嘉柔也愈來愈調皮，但卻是最惹同學們喜愛的，而我，和她們的關係，似乎也進展了不少。

「麥Sir啊，麻煩你放學留一留低，我有啲重要野要同你講。」跟我說話的正是校長，他雖然長得和藹可親，可是聽別人說他只是笑裡藏刀，在背後卻殺人如麻...

「噢，可以啊。」

「咁麻煩晒啦。」

我戰戰兢兢的走進校長室，這幾個月來，我都沒有幾次要進去，就是頭一次面試這份工作，還有一些家長事務處理，其他日子，都是風平浪靜，唯獨這次，我聞到的，是危機。

「麥Sir，今次黎，係想同你講下修讀中國文學同學既成績，上學期統測既成績，有啲強差人意，尤其係林嘉柔，成績全班最低，只有五十五分，最高亦只有七十五分。」我看著林嘉柔的試卷，答案亂寫一通，明明上堂時教過，臨上戰場前也特別幫她磨刀，但成績卻只有五十五分，而最高的，當然是千雪，可能是兼顧工作的緣故，成績也沒有以前一樣優異。

「我唔希望，因為咁樣，而要辭退你，麥Sir。」

「我相信你係一個好老師，你知道，每年最後都要睇大家老師既成績表，齊齊做得好好睇睇既，咪齊齊加人工，做得唔好既...」

「我明白架啦校長，我唔會令你失望。」

「係就最好啦，係啦，今年遊學團，我想你同Miss Yu兩個帶。」正當我想步出校長室時，校長卻說了讓人又驚又喜的說話。

「遊學團？」

「無錯，每年中五既同學都有機會參加遊學團，名額十二個，大概十二月二十號出發，詳細，遲啲再搵秘書通知你。」

「但係我無咩經驗喎校長。」的確，由小到大，我也沒有出國的經驗，連坐飛機也未曾試過。

「唔緊要，Miss Yu會好好輔助你，放心。」

「係既...」

「無咩就出返去啦，仲有最後一件事，記住，記住，同我地既學生，保，持，距，離。」聽到最後那四個字，整個人彷彿被凍結一樣，動彈不得。

「明白。」我點頭回應，便立即走出了校長室。

我在想，難道校長知道我為千雪租酒店住一事？

「呼...算了，遲啲先算。」終於鬆了一口氣，但這個時候...

「喂，墨子！」嘉柔又突然不知從哪裡彈出來嚇我。

「叫我麥Sir，唔係墨子。」

「一樣啦，係呢，做咩見校長啊，你曳曳啊？係咪比人照肺？」嘉柔臉上一副好像中獎的樣子，看來

她是很討厭我？

「你就曳，校長啱啱特登同我點名啊，林嘉柔，成績最低，哈，你死啦你，等陣校長打比你屋企人啦。」

「下，唔係掛，你講真的講假啊。」嘉柔聽完後便立即快快走了幾步，用我的身軀遮擋著她。

「哎，你睇住啊。」

「校長仲有無講啲咩呀。」除了遊學團，就是提醒我，保持距離...

「無啦。」

「真係既？」嘉柔帶著疑惑的樣子問。

「係呀。林嘉柔，如果比你揀，你會想去邊到旅行？」

「東京！」東京...這個地方，我們，似乎曾經約定過。

「好，我地就去東京。」

「我地？」

4.

「好，我地就去東京。」

「我地？」

「去咩東京呀，你講清楚啲好啱麥Sir，我報警拉你架，你個變態。」

「你報囉，報完都無用架啦，不過遲啲你就知咩事，哈。」

「哼，神神祕祕咁。」

帶著一絲興奮，卻失落的心情回到家中；東京，這個地方，不是我們約定過同遊的地方嗎？

「叮～」

「Miss Yu：麥Sir，校長有無同你講我地要帶遊學團啊。」傳訊息來的，原來是Miss Yu。

「我：有呀，不過詳細未知係點啲。」

「Miss Yu：你介唔介意我打比你啊？校長個秘書啱啱send左啲detail比我。」

「我：好啊。」

「喂，你做緊咩呀。」想不到，Miss Yu在電話裡的聲音是如此溫柔。

「無啊，諗緊點幫文學班同學提高返啲分數。」

「哦，加油呀，文學呢科本身就難；好彩同學仔又唔係蠢，係懶左少少啫，我相信你可以教好佢地架麥Sir。」Miss Yu的鼓勵實在使人振奮，但想起嘉柔那傢伙便...

「你有無諗過幫佢地補課啊？」

「補課？」據我所知，在聖馬蘭中學需要補課的同學，成績只有差到每科不及格的才需要補課，連嘉柔也未及補課的資格。

「係呀，星期六日咪搵佢地補課，做下練習咁囉。」星期六日？不是不行，但實在不想唯一的空間時間也放在學生身上...

「都得既...」

「你再諗吓啦麥Sir。」

「嗯，好啦。」

「係呀，秘書同我講呢，今次遊學團想我地自己揀地方，行程等等，錢就學校出啲。」竟然？學校以前的遊學團也是學校負責所有事情，隨團老師亦只是負責照顧學生而已。

「你有無話諗住去邊啊麥Sir。」我隨即想起嘉柔說過的東京。

「Um...東京？」

「好啊，我都諗過東京架，不過唔知麥Sir你肯唔肯咋。」

「點會唔肯啊。」

「我以為麥Sir你成日去旅行，東京都去唔少，所以唔會揀東京。」

「你肯去就好了，我地一齊去肯定會好開心！」我們？

「Er...我意思係話同學生一齊去肯定好開心，好難忘。」

「係呀，我都好期待。」

「係呢，你諗住揀咩學生去...」
我們一直談，一直談，談到去哪裡有好吃的刺身，隱世的壽司店，還有很有日本風的居酒屋等等，實

在無所不談，但我們真的有這麼多自由時間嗎？

「好啦好啦，我地都傾到好夜啦，我地遲啲再傾？」

「好啦，我地快啲傾完，快啲搵當地機構聯絡，跟住就可以公布比同學聽。」聽著Miss Yu的聲音亦能聽出她喜悅期待的心情。

「好，Goodnight啦。」

「Goodnight。」

東京之旅，開始有一點期待。

「各位同學，今日文學堂會出去考察，考察完記住寫返篇文。」我們有序地登上旅遊巴，前往目的地。

「麥Sir，今日我地去邊啊。」經歷過幾次的考察，她們對要作文的怨言也少了許多。

「去機場。」

「機場？咁遠。」嘉柔抱怨到。

「係麥Sir我好鍾意既地方，當中睇到既人離離合合，百感交雜，等陣到左你地慢慢觀察啦；所以，今日既題目，係離合。」

「麥Sir，你成日去旅行架？」嘉柔走到我座位旁邊，偷偷地問我。

「無呀，做咩。」

「哦...咁你又知機場點既。」

「你真傻定假傻，咁平時都可以去機場架嘛，係個到我都擺到好多寫作靈感。」

「你平時除左寫野仲識做啲咩架，你古代人黎架？」其實，我對其他事物也沒什麼興趣，除了文學，寫作還有彈吉他，其他事與我有千萬深淵距離之隔。

「Um...平時彈下吉他咁囉。」

「哇，你識彈吉他架，實溝死女啦。」真是天真，如果彈吉他能夠容易結實女生，我，便不會維持單身漢這個稱號直到現在。

「彈吉他你就鍾意人架啦咩。」

「咁識樂器點都會加啲分既，得閒彈下比我聽啊麥Sir。」嘉柔裝著可愛哀求的樣子。

「唔，得，啲。」

「你咁殘忍架，哼，唔同你講野，我搵返千雪，都係雪雪最好。」說畢她便回到千雪旁，而千雪則帶著耳機，靜靜地看著窗外的風景。

「咁多位同學起身啦，我地到機場啦，而家時間三點五十五分，五點五十五分係到等返大家。」

「你想去邊到行呀雪雪。」嘉柔挽著千雪的手臂走過。

「對唔住啊嘉柔，今次我想自己行下。」在旁偷聽到這句的我感到有點愕然。

「好啦，唔緊要啦，我同敏敏佢地行。」

我瞥著千雪的背影，慢隨著她，她的背影好像散發著一絲的不悅。

千雪對這裡彷彿很熟悉，不用十分鐘便走到機場的觀景台。

「咦，麥Sir？」

「你又識黎呢到既。」

「係呀，之前成日自己一個黎。」

千雪接著說。

「覺得，望住啲飛機升降，望住個天空好舒服。」

「我都覺。」我依在欄桿上，看著飛機的升降，羨慕著整天可以在天上翱翔的人，他們，能夠享受人生唯一自由飛翔的時間。

「你，呢排忙唔忙啊？」我問千雪。

「還好啦，教小朋友啲邊都越黎越上手。」

「而家住劏房，好彩租金都唔係好貴。」千雪亦望向天空，而我偷偷望著千雪的側臉，如此近的千雪，有點動人。

「如果，我星期六日幫你地補課，你地想唔想？」說罷，千雪便看過來，我也立即將視線轉到飛機跑道上，希望千雪沒有察覺我偷看她。

「可以啊，我都覺得自己成績差左，想把握時間追返啲成績。」千雪果然是天資聰穎的學生，勤奮學習，真希望嘉柔有她一半。

「係到傾咩傾得咁開心啊。」一把熟悉的聲音突然插入我們的對話。

「林嘉柔，你又識上黎呢到既；你諗好點寫你篇文末呀，唔好再亂寫啲野比我啊，你上次去山頂同我寫食左咩好野，係咪想我罰你寫多篇。」

「咩喎，你啲題目咁難，點寫喎。」

「所以，我諗住幫你地補課，可能下個禮拜就開始，我啱啱都同左千雪講。」

「你淨係同千雪講，你偏心啦你，要佢都唔要我地啦，嗚嗚。」

「我地唔好理呢個衰人，我地走。」千雪彷彿有話未說的樣子，但嘉柔和千雪便漸漸從我眼簾底消散。

我再次望向跑道，看見一架土豪金的私人飛機起飛，便想起千雪，她究竟是否因為背景沒有她們一樣富貴，不是貴族人家，而遭受排斥；還是，千雪只是單純的不喜歡與別人交流。

畫面再次轉到學校...

「喂，林嘉柔，你做咩同呢個死窮鬼一齊玩啊，成陣酸臭味。」一個穿著聖馬蘭初中校服的女生說。

「喂呀，唔好咁講野啦，識唔識得尊重人啊。」林嘉柔為林千雪反駁。

「你傻左呀，你識左佢幾耐啊，為左佢鬧我？」

「佢又係人，你都係人，你只不過有錢啲啫，唔應該咁樣貶低人地生存價值。」

「佢？佢地底泥咋，佢入到黎聖馬蘭都係因為佢阿媽...」

「你講夠未。」林千雪說。

「我未喎，我係要繼續講啊，你呢啲咁既人啊，又無錢，又無地位，留係聖馬蘭都係影衰我地咋。」

「我地走啦，唔好理佢地。」林嘉柔牽著林千雪離開現場。

「嗯。」林千雪此時雙眼已經通紅，只不過，用僅餘的尊嚴，把眼淚藏在心底。

5.

來到週末的日子，亦是文學班第一次的補課。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們穿著便服的樣子。

這天，嘉柔穿了一件Oversized的粉色衛衣和緊身牛仔褲，給人一種小鳥依人的感覺；而千雪則穿了一條白色連身裙，臉上好像塗了少許的胭脂，十分合適她，這樣的裝扮，用美若天仙形容她亦有過而無不及。

「好啦，今日雖然係星期六，但係為左大家既成績著想，就叫大家返黎補課，希望大家係下年DSE有好成績。」

「你唔想比人照肺啫，麥Sir。」相信有膽量說出這句的，亦只有林嘉柔。

「呢位同學，你咁諗就唔啱啦，老師幫大家補課，實在犧牲唔少，為既，亦都係一眾親愛既文學同學。」

「虛偽...」嘉柔說畢便伸出舌頭裝作嘔吐的樣子。

「上次去機場寫個篇文都唔錯，尤其係千雪同學，繼續努力。」

「林嘉柔，你都有進步，至少唔係寫野食比我睇，你都加油。」

「哼，梗係。」真不知道哪來的自信，全班分數最低，又無心向學；這個人，一定是與我有什麼淵源，才會選到中國文學。

「為左令大家係卷二，即係答題上進步，今日會幫大家操卷。」

「下，又操...」嘉柔怨聲載道。

「所以，為左令大家有趣地操卷，我想大家寫啲野先。」

我走到同學們桌子前，一個一個地派發白紙。

「要寫啲咩？」千雪問道。

「我地由蒹葭開始溫習。」

「呢首詩係關於作者藉眼前景物，抒發對伊人既感受，雖然追求不得，但係佢並無發怨言，反而溫柔敦厚；所以想你地寫一首詩，或者短文，表達對伊人既感受，呢個人可以係任何人，因為作者都無表明係邊個，可以係你鍾意既人，朋友，情人，甚至係你既長輩。」

「邊個Ian啊，古代有英文名架咩。」嘉柔笑著說，我望向嘉柔反了個白眼。

「係呀係呀，個作者鍾意Ian啊得未。」我回答嘉柔。

「噢，佢哋搞基...」嘉柔再說。

「好啦，唔好亂講嘢啦。言歸正傳，我咁樣做係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深入了解篇文章同埋作者既感受，大家開始寫啦。」

「墨子，你會唔會寫呀？」嘉柔問我。

「我？我點解要寫。」

「一齊寫啦，睇下你寫邊個都好。」說到此時，千雪的視線轉向了我。

「好啦好啦，我都寫啦。你地快啲寫，寫唔晒唔準走啊。」

伊人，在水一方；而你，卻在何方。
雖看著同一個月亮，但怨恨自己無法把月亮捧在你手心。
看到被風吹滅的蠟燭，也知道是時候在夢中與你相見。

我將此段句子寫在白紙上，對著這段文字強顏微笑。

「墨子你寫完啦？咁快既，睇下。」

「你專心啲寫啦，寫完咪俾你睇。」

「唔得啊，快啲比我睇啦。」嘉柔走出位置，走到我旁邊。

她突然踭起腳搶走我手中的白紙，但一不小心，失足撲在我胸前，幸好我反應敏捷，捉住了嘉柔的雙手，免得她跌倒。

「喂，你有無事呀。」嘉柔慢慢站穩，我依然捉著她的雙臂。

「痛...」嘉柔辛苦地道出。

「邊到痛呀？你坐低先。」

「手呀，你捉得我咁實。」原來我一直緊緊握著她。

「喔，對唔住。」

「你洗唔洗去醫療室？」

「無事啊，我女強人黎架嘛，少少痛算啲咩。」

「都叫左你唔好咁貪玩架啦。」

「咩嘞，你唔比人睇啊嘛，最衰都係你。」

「你快啲返埋位先啦。」

「好，橫掂我已經攤到你張紙。」嘉柔得逞地高舉旗幟，有如搶灘成功達陣般興奮。

「唉，真係無你符。」

嘉柔仔細地檢查我所寫的文字，擺著一副認真的樣子。

我把目光轉向千雪，她卻面無表情，埋頭苦幹地寫，但我仔細看，她根本沒有在寫字，而且更眼泛淚光，她，怎麼不高興了？

「千雪，你寫成點啊。」我突然走到千雪旁說話好像嚇了她一跳。

「差唔多寫完啦。」我望著紙上，只有兩句。

「你可知道，你成為了我的伊人？
看來，你是不知道。」

「你既伊人係邊個啊？」我好奇地問千雪。

「Er...佢唔存在架。」千雪匆忙地解釋，可愛得很；看來千雪是不懂說謊的人。

「哦...」

「麥Sir...你覺得，鍾意一個人，應唔應該比佢知道？」千雪突然問道。

「應該啊，如果你唔講，人地又點會知呢？」

「咁如果，個個人...可能係你一世都無可能一齊既人呢？」

「世界上邊有無可能既事，咩都有可能，唔試又點知唔得呢。」雖然我曾經失敗，但我依然相信。

「嗯...」

「好啦，相信大家寫完，咁麻煩傳出黎比我啦。」

「跟住落黎個半個鐘，我地就會教...」

補課終於完結，但距離中期考試卻越來越近...所以我決定，加開補課班；看看時間，原來工作到夜深了，身子也支持不住了，這個消息便留在明天上課才宣布吧。

「麥Sir知道大家都辛苦，但係就黎考試，所以我決定加開課後補課班，即係放學留低幫大家補課。」

「咁咪即係罰留堂？唔要。」嘉柔回答。

「當然，呢個補課班唔係強制性，自願報名，如果有興趣既話就前一日同我講，我就會預備比大家。」

「但係，統測成績唔過60分既，就一定要留低。」

「咩話，咁唔公平...」嘉柔扁嘴說。

「你都唔想考試成績唔合格架，你知啦，考試唔合格，要見家長架。」

「唉，好啦好啦。」

「千雪，你會同我一齊補課架何？」嘉柔可憐地問千雪。

「會啊。」聽到千雪地回答，我心底裡，卻長出一絲愉悅的幼苗。

「聽日就會正式開始補課，報名既同學要有心理準備，呢個係地獄式訓練。」我奸笑地對她們說。

看著她們上課時越來越專心，有時候連嘉柔也會答對問題，看來週末的補課班並非白費，加上接著的課後訓練，她們肯定如虎添翼。

時鐘上的長短針指向四時半，意味著地獄式訓練要開始了。

「好，講到明呢個係地獄式訓練，大家要做既野就會更加困難。」

「同大家玩個熱身遊戲，呢到有十個人，一人一句背出楚辭 九章 涉江；背錯個個人就罰抄個句。」

「唔係嘛...」嘉柔輕聲說。

「千雪，你識唔識背。」嘉柔問千雪。

「嗯。」千雪點頭回答。

「死啦，無背過添...」

「好，你先。」我指著頭一位的女同學。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下個。」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到你。」我看著嘉柔。

「Er...」千雪一臉尷尬的看著桌子。

「係咪唔識背，唔識背就罰抄。」

「呢句係被明月兮珮寶璐，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嘉柔默默地寫下這句，她開始意識到，這個地獄訓練，只是開端。

「繼續。」

「駕青虬...」

「又到你啦，林嘉柔。」

「Er...我唔識...」她的表情比之前越來越不悅。

「咁你知要做咩啦。」

坐在嘉柔旁的千雪也一臉擔心的看著她，全班，亦只有林嘉柔不會背。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林嘉...」我話音未落，卻傳來一陣的啜泣聲。

「我...我真係唔識...」嘉柔也終於按耐不住，將一整課的情緒爆發出來，眼淚一滴，一滴地滴在桌子上。

「我地休息十五分鐘，林嘉柔你出一出黎。」

6.

「我地休息十五分鐘，林嘉柔你出一出黎。」

我把身上的紙巾遞向嘉柔。

「唔該...」嘉柔輕輕地擦走眼淚，但深深的淚痕卻留在臉上。

「Sorry。」我道出了一句道歉。

「嗯？」

「我逼得你太緊，我無諗過你感受，先會搞到你唔開心。」

「係我做老師之前，我一直諗自己唔會用傳統方法教書，我會以為自己既課堂好有趣，同學生既關係亦都會好好。」但當我進入了聖馬蘭中學，發覺一切，都不由得。

我看了嘉柔一眼然後接著說。

「因為我覺得學習係源於興趣，而你既興趣，好奇之下就會成為你學習既動力，並唔係因為強迫之下，俗語都有話，勉強無幸福啊嘛。」

「所以我會認為，修讀選修課亦都係因為自己鍾意個科先會揀；正如你鍾意一個人，你對佢有興趣，你就好自然想認識佢更多，而唔係逃避佢。」

「咁點解，你會揀讀文學？」我問嘉柔。

「因為...我鍾意寫野...由細到大，我都想成為一個作家...」想不到，林嘉柔會給我這樣的答案。

「既然係咁，你就要努力啲；如果你真係想做一個作家，你就比心機，我相信你一定得。」

其實，我有點可憐嘉柔；背書，答題，不斷做卷，這樣的學習方式似乎不適合她，我相信嘉柔只是有心無力，文學豈不是自由奔放的嘛？現在被這些考試題目，範圍框著，簡直就是弄巧成拙；但現實就是如此，要得到自由，現在就唯有被框著，努力地把這些框框逐個擊破，才能達到自己夢想的天空。

「林嘉柔，你等我一陣。」說罷我便走到樓梯口的飲品販賣機買飲品。

我把蘋果綠茶遞給嘉柔，她也漸漸展露出微笑。

「比你架，飲啦。」

「你整喊人仲咁惡架。」

「不過多謝，嘻嘻。」看見嘉柔重拾笑容，我也是安心許多。

「仲有，呢隻X地蘋果綠茶唔好飲架，都無味既，買另一隻先好味㗎。」嘉柔得意地說著。

「無你咁好氣，差唔多夠鐘繼續上堂啦。」我提醒嘉柔。

當我走進課室，整個班房的氣氛十分凝重，彷彿被凍結一樣，弄得我有點不好意思。

「Er...我地繼續...咁由於時間關係，我地呢個背書既環節就暫時到此為止，下次先繼續。」

「你有無事啊。」千雪溫柔地關心嘉柔。

「無事啦，我地上堂啦。」嘉柔展露出她以往活潑的一笑。

「雖然呢個係地獄式訓練，但係我都想大家學得開心。所以跟住落黎我就會播一啲關於文學範文既影片比大家睇，希望大家更容易吸收當中內容。」

「哇，個個人咁搞笑既，唔忍心睇到牛個驚樣，反而用羊就覺得有唔同？」嘉柔說。

看來，用影片教學似乎更能進入人心。

「條片就播完啦，相信各位同學都明白個故事講咩，以羊易牛，孟子想借呢件事講齊宣王有不忍之心

· 並希望佢能夠放棄暴政，霸道為政既管治方式，反而推廣仁愛...」

「哦，原來呢篇文係咁解...」嘉柔說。

「呢篇文，好似一早教過啦啎。」我揶揄她。

「不過都好既，咁樣既溫習方式令大家重溫一次，又入腦啲。」我續說。

「好啦，今日就黎到呢到，大家可以放學啦。」

「Bye墨子！」嘉柔再感謝我送她的蘋果綠茶便帶著笑著離開課室。

而我望向課室，發覺千雪早就離開了，剩下我孤身一人的身影，罷了，我整個人生何嘗不是這樣。

「叮~」

「咦，Jason？」Jason他中學跟我情如兄弟，只可惜，他在大學也到了外國讀書。

「J：喂，好耐無見啦，麥仔，我返左黎香港，去飲返杯？」

如果要形容Jason，他可算是完美，180陽光男孩；若果在籃球場上找不到他的身影，我想，最帥氣，最吸引人的就是他。而Jason更精通幾國語言，在外國讀翻譯，家境聽說也不錯。

「我：好啊。」

「J：電聯啦咁~」

電話隨即響起預設鈴聲。

「喂，麥仔？」久違的聲音，能夠相聚實在感動。

「好耐無見啦Jason。」

「過左咁耐，終於返到黎香港，真係懷念。」

「你唔洗抖下先咩？」

「唔洗啦，我琴日已經訓左成日啦。」

「好啦，今晚邊到等？」

「8點老地方？」

「好。」

還記得，以前週末都會跟Jason到酒吧看足球，喝酒；到現在我也對足球沒什麼興趣，也跟許多女生一樣不知道越位究竟是什麼星球的物件。

「Hey，墨子。」Jason熱情地給我一個擁抱，此時的我竟驚慌失措，他果然是浸淫在外國生活長大的人。實在，沒有什麼人會給我擁抱。

「唔好講咁多啦，入去坐。」心裏突然有把聲音跟我說。

「作為老師，你應該出現在酒吧嗎？」我說。

罷了，我隨即把那聲音忘得一乾二淨。難得跟好兄弟一聚，又不是去什麼色情地方。

酒吧裏的燈光昏暗，聚光點都在吧台上五光十色的雞尾酒，還以為會有喧鬧的音樂，但反之播的卻是jazz music還有零星酒杯的碰撞聲，而每張桌子上的蠟燭都點綴了這單調的空氣。

「而家啲酒吧咁有情調既。」

「咁先吸到客，價錢又可以提高啲，而家啲人鍾意享受，鍾意Chill；如果酒吧有陣煙味，音樂大聲到震耳欲聾，燈光多到你眼盲個啲，已經無人去架啦。」真是如此？以前這些充滿特色的酒吧都過氣了？

我們坐下，Jason用流利的英文點了兩杯我聽不明白的酒，或許我太久沒來酒吧了。

「點啊你，做老師做成點？」Jason純熟地點起香菸，深深呼了一下，隨即又吐出煙圈。

「你以前唔食煙架喎。」看到Jason抽煙，就如看到一個和尚吃肉一樣，令人驚訝不已。

「以前打波啊嘛，而家做野，點都要食。」他這話，彷彿是香菸自己跑到他口裏。

「食煙令人唔洗思考，可以沈醉係煙圈裏面。」他再說。

「你要唔要？」他把香菸遞向我。

「唔啦。」我揮手拒絕。

「係喎，你老師黎，差啲唔記得，哈哈。」他按熄香菸，煙灰跌進煙灰缸，隨即又打開火機，用手護著香菸，免得被火吹滅，然後又點上第二枝香菸。

「你返黎，係做野定係當旅行？」我問Jason。

他又吐出了一個煙圈，這次煙圈把我完全濃罩，其實，我有點討厭。

「我返黎結婚。」

「結婚？無聽你講過既。」

「係呀，拍左拖兩個月，下個月就結婚。」年紀輕輕的Jason，戀愛兩個月就結婚，難道就不想繼續二人世界？

「其實，我唔想結。」他又噴出了一個煙圈，這次，他噴出的似乎是失落。

「點解？」

「我老豆有cancer。」

「我屋企人想我係老豆過身之前睇到我結婚。」Jason繼續說。

「哦...你爹地又會無端端有cancer既，早排先係茶餐廳撞到佢。」我跟Jason父親的確認識，因為至小沒有家人照顧，Jason在高中開始便經常帶我到他家玩；從那時，便認識Jason父親，新年時亦會到他家拜年，也特別高興，因為利是總是厚厚的。

「唉，世事無常啊；同你講啊，呢條女，我一早就想同佢分手。」

「分手？」我再問。

「佢比綠帽我帶。」唉，愛情總是會遇到挫折，沒有戀愛，便沒有傷心；別說一段關係總有快樂難忘的經歷，分手時的悲痛總會掩蓋快樂的記憶，或許，就是那些快樂的記憶使人痛心。

「女死女還在，下個更可愛啊。」想不到，我一個文學老師會說出這種俗套的話來，說完後我也是起了雞皮疙瘩。

「希望啦。」

「咦，個女仔幾靚喎，唔知係到做，定係黎飲野架呢。」Jason指向遠處的桌子，我亦只能用金睛火眼去觀察。

當她漸漸走入光線，輪廓更為明顯時，我終於看見了她。

「千雪？」

7.

「千雪？」究竟是我太累看錯還是怎樣，我打從心底裡一萬個不相信千雪會出現在這種場合。

「你識架？介紹黎啦，幾靚女啫。」

「Er...」我在猶豫如何回答他是好。

「唔係呀，認錯人啫。」

「真係可惜，如果你識既，記住介紹黎啫。」如果是千雪，我才不會把她交在別人手中...

「你，到而家都未拍拖？」Jason放下香菸，慢慢地嚥下Cocktail。

「無啊，無合適既人，咪唔拍囉。」其實，有時也聽羨慕別人，尤其是冬天，聖誕，在這些冰冷的季節，總是想找個溫暖的歸宿。

青梅竹馬的這件事，我也未曾向Jason提起過，只怕他會嘲笑我，笑我默默等待一個人，一個沒有歸期的人。

「遲啲介紹個friend比你識下囉，當識個新朋友都好。」

「唔洗啦，廢事麻煩到你。」其實，我挺害怕這種朋友搭朋友認識的，場面肯定尷尬得很。

「咦，一講曹操，曹操就到。」有一位身材苗條，她的笑容和雙眼，能夠勾奪多數男人的心，再近一些，便看得出她醉得挺嚴重，散發出濃烈的酒味和香水味，臉上泛紅，彷彿走多幾步路也會隨時跌倒。

「你黎左好耐啊Cindy？」據我所知，越漂亮的東西就越有毒。

Jason緩緩站了起來，現場突然呈現出他們二人舌戰的畫面，難道，外國人也是這樣打招呼？

「Oh，唔記得同你介紹，我好兄弟，麥仔。」

「Hi...你叫我麥子就得架啦。」

「幾得意喎你個friend，怕怕羞羞咁。」雖然我樣子平凡，上一秒鐘在街上見過我，下一秒便能忘記的人；即是，連眼目也不值得停留多一兩秒的樣貌，此時此刻，竟讚有人稱我可愛。

「佢做老師架，你唔好搞人啊。」

「哇，老師都黎呢到玩？」什麼意思？這又不是什麼色情場所，來消遣又有什麼問題？

「你咁得意，我驚我忍唔住，錫你一啖喎。」聽到此話後，我受寵若驚，雖然知道她是醉了才說這話，但有時候，醉了的話卻最動人。

「唔洗理佢，佢醉醉地。」Jason在我耳邊偷偷說。

「你玩唔玩得起架，呢到十二點之後...」

「喂。」Jason隨即打斷Cindy說話。

「講笑咋，你地玩到開心啲，我去下場繼續飲！」Cindy舞動著她的身軀，搖搖擺擺地離開酒吧，隨即便有數名男子跟上。

「你唔洗睇下你個friend？」我問Jason。

「慣架啦，佢知道分寸。」通常知道分寸的人，也不會遵守。

整個夜晚，我也沒什麼心情，我只是留意著呢個與千雪很相似的女生，自從第一眼見到她後，她好像進了房間，便再沒有出來。究竟她，真的是千雪？

「Jason，個到邊到黎。」我指著走廊盡頭的紫色房間。

「哦，個到係VIP房，好有錢先入到架。」

我凝視著那紫色房間。

「你想入啊？我都未夠班啊。」Jason說畢便點起這夜的第三枝煙。

我望向手錶，發覺時間也不早，向Jason道別了便坐的士回家了。

我望著窗外景色，經過一個又一個黃色街燈，心裏實在按耐不住，傳了一個訊息給千雪。

「我：你係邊？」

一直看著，千雪依然未上線。

「叮！」我立即打開電話，發現原來不是千雪，而是Miss Yu。

「Miss Yu：得唔得閒？傾陣遊學團啲野？」

「我：OK，5mins later。」其實上次Miss Yu致電給我，一些關於遊學團的細節也未曾談及，只是談了我們自己想去的地方。

「喂？」從話筒中聽出Miss Yu 慵懶的聲線。

「話說校長啱啱同我講個十二個名額，要今次考試全科70分以上先可以參加。」什麼？這是什麼規矩，不是自由報名參加的嗎？我立即想到嘉柔，她雖然還不知道有遊學團一事，但如果她知道是去東京，但前提是...

「校長有無話點解要定呢個規矩？」

「哦，佢話希望出去既學生都係醒目女，見得人啲。」難道用成績就能斷定一個人是否夠體面？罷了，這間學校成績好就是一切，不是，是這個社會。

「我已經諗好個proposal架啦，首先呢我地就會訂立幾個目標，第一，就係認識日本文化。第二，創新科技既交流，跟住就係文化創作啦。」

「幾好嘞，Miss Yu你諗得幾周到。」想不到Miss Yu短短時間便能夠想到這些想法，果然是才女。

「不過呢，詳細行程我就未諗好，我地一齊諗啊？」當然，我不喜歡當Free Rider，尤其是旅行Free Rider。

我打開電腦，一邊搜尋資料，一邊預嚙日本美食——熱呼呼的合味道。

「第一日不如就去...」

「呼，估唔到我地一晚就傾到兩日行程，睇黎好快就可以同同學仔公布遊學團啦。」Miss Yu對此旅程的興奮程度有增無減，而我的腎上腺素也漸漸提昇。

「好啦，都夜啦，早抖。」經過上堂，補課，喝酒，我的雙眼已經疲倦得很，相信用牙籤也無法支撐著，睡眼惺忪的我亦隨即進入睡鄉。

「叮！」

「千雪：我係屋企，有咩事？2：35am」

和暖的光線照進房子，我伸了個懶腰，慣性動作的拿起電話一看，我搓了搓眼睛，隱約看見千雪的名字出現在我的電話屏幕上。

「千雪？」為什麼凌晨兩點才回覆我。我也沒有理會太多，穿上恤衫西褲，喝了杯咖啡便出門。

今天回到課室便看見千雪悶悶不樂的樣子，昨晚在酒吧的真是她嗎？

只可惜今天課堂很忙，又要跟Miss Yu開會談關於遊學團的事情，也沒空閒時間問一下千雪。

「麥Sir，咁個遊學團就咁定架啦嘞，12月21號去到12月27號，東京七日六夜既遊學團。」

「嗯，咁麻煩晒Miss Yu你聯絡當地機構啦。」

「唔洗，咁聽日就由你同學生公布呢件大事啦。」Miss Yu靦腆一笑地跟我說；說真的，Miss Yu也太美了，只可惜我高攀不起。

翌日，我便拿著通告派發給中五學生，她們拿到的時候都特別興奮，唯獨嘉柔一人沒精打彩。

「林嘉柔，有得出國遊學，做咩咁既樣。」

「要考試全科70分...即係玩我啫。」她扁著嘴說；我看過嘉柔六科的成績，只有數學一科超過70分，其他的徘徊在50至60分左右。要她在短短一個月內成績飆增十至二十分，也許是癡心妄想。

「唉，仲要係東京...我真係好想去啊。」嘉柔開始眼泛淚光看著通告，對她而言，東京之旅好像遙不可及。

「你等陣落堂出黎搵我。」我跟嘉柔說。

「好啦。」

「麥Sir，你搵我做咩？」平常稱呼我墨子的嘉柔，這日也不逗我玩了，看來她真的很失望。

「你係咪好想去遊學團？」我問她。

「嗯...」

「你肯唔肯付出。」

「你想我點先，我唔做犯法野架。」

我冷笑了一聲再說。

「而家我地每個禮拜淨係補一次課，如果我額外幫你補六日，你覺得點。」我毫不猶豫地將這個瘋狂的想法告訴嘉柔。

「下...咁咪好辛苦。」

「我記得你講過，你想係中學畢業之前同同學，老師去一次遊學團。」

「因為由細到大，你屋企人都未帶過你出國旅行；每次去旅行都係同朋友，甚至自己去。」

「你做咩偷聽人地講野咁衰。」這是一次無意之間，在走廊聽到嘉柔和千雪的對話。

「我比一日時間你考慮，聽日你放學前答我啦。」

「好啦...」

8.

到了晚上，我打開電腦觀看一些Youtuber到東京的遊記；想不到現在Youtuber成為了一種職業，靠拍影片維生，娛樂自己也娛樂觀眾，只可惜這份工作需要靠樣子，看來，在學校自言自語還是比較適合。

「林嘉柔，你諗成點啊。」雖然今天沒有文學課，但千雪特意來到教員室找我。

「Um...我知道自己就算好比心機，都未必全科考到70分，但係，未試過又點知呢。」果然是天性樂觀的嘉柔，只是短短十幾個小時的時間便能夠想通此事。

「我想麥Sir你以後放學都搵我補課，麻煩晒！」嘉柔竟然向我鞠躬，然後便如箭般飛快跑走。

「哈，搵完林千雪，就搵林嘉柔，你真係犀利。」梁Sir突然走到我旁邊說。

我眉頭一皺，果然，上次為千雪租房一事梁Sir歷歷在目。

「你誤會啦，我搵佢放學之後補課，無其他意思。」我不願地向梁Sir擠出微笑說。

「係就最好啦。呢到有啲中五學生既名單，幫你諗好左搵咩人去遊學團架啦，所以，你唔洗幫林嘉柔補課，即使補完，佢都唔會去到。」梁Sir竟然洞悉到一切，將他自己班的愛徒全部納入名單內，更知道我為嘉柔補課的目的是讓她成績達標然後能夠報名。

「Er...今次遊學團係由我同Miss Yu負責，所以揀學生方面都係我地揀，希望梁Sir你明白。」

「我固然明白，只不過，如果你，同一個我校學生走入同一間酒店唔小心被人發現，你話會點呢。」梁Sir竟然拿出電話中的相片，裡面是我和千雪步入酒店的畫面。

「梁Sir，我唔係好明你既意思。」

「如果我將呢張相airdrop出去，你會唔會容易啲明白？」梁Sir的手指準備按下Airdrop的按鈕。

「得得得，我會考慮，你放心，我會安排得妥妥當當。」

「Of course! 同當地最top既名校生交流，係我班精英班同學志在必得。」跟當地名校交流？我怎麼不知道這項行程。

「做咩呆晒咁既樣，係嗰，乜校長無同你講，去交流個間中學係我爸爸係日本建立既高中咩？所以我想比佢哋互相認識下，為未來既交流生鋪路。」說到尾，還是為一己私利。

「校長好似無提及到呢項行程，我洗唔洗去問下佢？」

「唔洗麻煩到佢老人家啦，我話有就有啦，自己睇下。」梁Sir不知道從哪裡得來的行程表，真的把高中交流插入行程當中。

「記住，我要順利比我班學生去到東京遊學團，唔係既話，後果自負。」他再次舉起電話，裝作要將相片出去。

我沒有回答他，只是強顏一笑置之。

掛在牆上的鐘已經顯示來到四點半，課室內只剩下我一個，默默地坐在教書桌上等候她的到來。

「咚咚。」我望向門口，正在喘氣的嘉柔沒有違背諾言，留下補課。

「好乖喎，坐低啦。」

「得我一個？」她好像很驚訝，以為補課不只她一個。

「係呀，教你一個，已經夠晒。」我認真地看著嘉柔說。

「哼，咩意思，係咪嫌我蠢。」

「講明先，我對其他科既知識一知半解，唔幫得你好多，最幫到你既都係中國文學呢科。」

「知架啦，你大文豪，數學個啲你唔識就算啦。」

「咁我地今日教咩啊？」嘉柔她反而滿心期待地地問我。

「今日就教你英文卷一先，比份題目你做下。」

「You have 30 minutes to finish all the questions, you may start now.」

「估唔到，麥Sir啲英文都幾好聽喎。」嘉柔笑著說；聽到這話後，不知何解會沾沾自喜。

「Focus.」

「我又唔係相機，點解要focus。」我一臉無奈地看著嘉柔，也懶得理她。

看著嘉柔認真地樣子，誰說認真的男子才吸引，應該說認真的人都這麼吸引；看著自己親手培養的莘莘學子如此努力地耕耘，實在感動。

我走到嘉柔旁坐下，靜靜的把剛買的蘋果綠茶遞給她，以免打擾到她，她抬頭一望，溫柔的甜笑，真使人醉倒；但願我在夢中能夠回味此笑，沈溺在當中，永遠不醒。

「Time's up.」聽到此話後，嘉柔也隨即放下原子筆，乖乖地交上試卷。

「唔洗俾我啦，我同你一齊對。」我把她前面的桌子拿開，然後把椅子轉到嘉柔的方向，面向著她。

「做閱讀理解，無論係中文好，英文好，記住睇題目先，睇完題目就大概知道篇文講咩架啦...跟住呢...」

「嗯...都做得唔錯，但係有啲小mistakes要留意返，呢到啊，你望下。」我指著文章裡的句子，嘉柔也認真的望著文章；此時的我們，相信是從來未有的接近。

「呢啲都係陷阱黎，去到考試，題目同文章都會更加難，所以你要用200%既專注力留意所有既字眼，然後圈低佢。」

「墨子，你可唔可以，之後都咁溫柔對我。」我抬頭望向嘉柔，心裏有點不知所措，整個人更是沒有反應。

「如果，你平時上堂都係咁就好啦。」嘉柔續說。

「咁...對住你地...係...係要惡啲架啦。」對著學生，我竟口齒不清，犯了當老師的最大罪。

「哈，你食螺絲啊。」嘉柔依然展露出她迷人的微笑；我不願意其他人看見，得到她的笑容，我奢望，只有我能夠看見。

「你笑麥Sir我？唔比你飲。」我搶走桌子上她最喜歡的蘋果綠茶，嘉柔隨即進行反擊。

「喂呀，你個衰人，比返我啊，蘋果綠茶係我架。」嘉柔嬌媚的說著。

「好啦好啦，唔同你玩啦。」我隨即把飲品給回嘉柔。

「嘻嘻。」嘉柔像個孩子般，痛快的把所有的煩惱都喝進肚子裡。

「咁我地繼續啦啎。」

「嗯嗯。」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猶如最動聽的旋律在跳動，但總是過得無影無蹤。

「好啦，今日就係咁多先，聽日再繼續。」

「多謝晒你，墨子。」想不到，這個頑皮的小女孩，也有定性的一天。

「返學，其實唔係為左成績，而係為左你第時成為一個點樣既人；學習既機會隨時都有，但係做好人既機會，並唔係隨時都有。我希望，你地每一個，將來都能夠本著良心做人。」

「放心啦，我林嘉柔，永遠都唔會忘記你呢位良師益友！」她墊起腳，拍拍我的膊頭。

「返屋企啦，夜啦。」我跟嘉柔說。

嘉柔跟我道別後，便歡歡喜喜地離開課室；這日，她是春天盛開的花，而且，十分燦爛。

回到家中，我依然躊躇著遊學團選人的事宜，不知道如何是好。

據我所知，文學班有三位同學有意報名，包括嘉柔，千雪和敏敏；當中只有嘉柔一人暫時未及資格，而精英班名單則有十個人之多，我實在不能將所有名單分配給她們，所以我選擇了這樣做。

這也許是我最後悔，亦是我最無悔的事情...

「有急事，老地方。」正當我進入夢鄉的時候，手機突然震了一震。

「Jason？咁夜咩事呢，唔通係酒吧出左事？」看著電話的時間已經凌晨一點，看是今天是週末的情份，我便坐的士到酒吧。

到步後我立即跑進酒吧，環顧四週，只看見Jason被眾女生包圍，幸福得很。

「你咁夜叫我黎做咩？」我語氣帶點不滿，只因Jason利用了我的惻隱之心。

「Come on，知唔知今晚係難得一夜既蒙面酒會，好多嘢等住我地玩。」

「黎，飲返杯先。」Jason隨即把酒杯遞給我。

「唔洗啦，我真係有啲叻，走先。」

「麥Sir，唔好走啦～」一把柔聲細氣的聲音正呼喚我。

當我將視線轉移到聲音的方向時，原來是她。

9.

當我將視線轉移到聲音的方向時，原來是她。

「麥Sir，難得黎到咪玩下囉。」Cindy慢慢走近，今天她穿著的是黑色緊身連身裙，她越步近，身上的香水味便越濃烈。

「唔啦，我有啲劫。」說畢，Cindy竟然捉著我的手，把我拉到梳發上。

「既然都黎到，比下面我，飲返杯。」Cindy把酒杯遞向我，相信這不是普通的cocktail，因已經我聞到了烈酒的味道。

「好啦。」我勉為其難地把酒嚥下去，實在好苦。

不足五秒，雙眼逐漸失去焦點，隨後便失去意識。

「你醒啦。」我搓一搓雙眼，看一看時間，發現自己已經昏睡了一個小時。

「你落左啲咩係杯酒到？」我質問Cindy。

「我咩都無落，只不過係將啫啫Jason諗住比其他女仔個杯酒，比左你飲啫。」Cindy蹺著腳說。

Cindy此話，難道Jason剛才想用迷藥弄暈在場的女子？為什麼，Cindy又要這樣搗破Jason的局。

我迅速的環顧場地，再沒有Jason的身影。

「我有啲想嘔，我去一去廁所。」剛才的酒實在太強烈。

「廁所係走廊尾附近。」

我看著耀眼紫色的房間，慢慢步近，剛好有一小罅隙讓我窺探。

「唔好啦...我唔想啊...」一把柔弱的聲音正在反抗。

「你係酒吧做，都係比人搞架啫。」一個男人正騎在女生的身上，房間裏除了他們，便剩下門外窺探的我。

「唔得啊...你再搞我...我嗌架啦。」他們發生爭執的期間，我彷彿看見了熟悉的臉。

「千雪？！」我立即把門撞開，推開那個男人，一拳揮到他的臉上，然後把千雪救走。

我二話不說，背向前雪叫她跳到我身上，然後背著她離開。

「點解...」千雪想說話，我隨即打斷她。

「等我地坐低左再講。」幸好，千雪身軀輕盈，不是太吃力。

雖然看不到電話和手錶，但我相信這遙遠的途程已經把千雪背離危險地帶；我們來到海傍的長凳，慢慢把她放下。

「多謝你...」千雪低下頭的說。

「你整親，唔好郁。」我把錢包裏的膠布拿出，用紙巾輕輕擦走千雪手臂上的血跡，然後把膠布貼在傷口上。

我靜靜看著千雪，她依然低著頭，我輕輕地摸她的頭髮，把凌亂的頭髮弄好...

「對唔住...」千雪的眼線崩潰了，眼珠順著臉頰落下，落在嘴角，然後落在地上。

我慢慢抬托起她的頭，用紙巾把眼淚擦乾。

這夜，被淚沾濕的千雪，只穿了單薄的白色碎花裙和高跟鞋，似乎顯得格外動人和成熟，但這份成熟好像不屬於她；我把外套脫下，套在千雪的身上。

「唔該...」千雪依然抽泣著。

其實，我不懂得安慰人，尤其是女生，只好等她哭累了便好；我亦只好望著皎潔的月亮，祈求這夜的空氣，風浪聲，藍藍的街燈，能夠安撫千雪。

過了一會兒，千雪的心情也平復下來。

「我送你返屋企？」我問她。

「嗯...」

我們坐上的士，這一回家的路上，我們都沒有哼過半點聲；因為剛才發生的事情，我們還未消化過來。

「你唔好奇，點解我會出現係個到？」千雪突然問我。

「我怕，會令你唔開心。」

「其實，我話教小朋友畫畫，係呃你。」我望向千雪，心裡有點難受。

「做呢份工，先夠我比租金。」千雪冷冷的說。

「咁你以後唔好再返呢份工。」我帶點嚴肅地說。

「過左今晚，睇黎我都無得再返，哈。」看來是我砸毀了千雪的工作，但這份工，實在不要得。

「你之後黎我屋企住。」我不顧後果的說出此話，的士司機也藉倒後鏡看看後面的兩人究竟是什麼回事。

「但係...」

「我請你做我秘書，你肯唔肯？」當然不是那種工作上的秘書，只是安上一個名字，讓千雪覺得好過點。

千雪沒有開聲回答，她亦終於抬起頭，向我微笑點頭。

這夜，我們先回到千雪的劏房，幫她收拾細軟；劏房的環境實在不堪設想，衛生情況當然不理想，但環境也細得只容得下一張床，一張桌子，然後就是我們倆。

「呼，終於執晒，我擺啊。」我幫千雪的行李捧到樓下，因為，她住的這棟唐樓沒有升降機。

「唔該晒麥Sir。」

「平時就叫我麥子啦，好似嘉柔咁嗰我就得。」說畢，千雪臉色好像有點不妥，是太累了嗎？

「嗯。」

我們差不多到了凌晨四點才安頓所有東西，我到雪櫃拿了蘋果綠茶給自己和千雪，便坐到梳化上休息。

「我屋企唔係好大，將就下。」

「唔係啊，兩個人住都幾寬敞啊，嘻嘻。」

「不過我得一間房，我啱啱執好晒架啦，你訓房，我訓廳啦。」我跟千雪說。

「唔得，你係呢間屋既主人，你訓床啦。」

「傻妹，呢將梳化可以變床，我訓呢到得架啦。」

「好啦，多謝你。」

我們就這樣坐在梳化上，看著電視機裡的倒影。

「麥子Sir，你怕唔怕...」

「怕，但係我更怕你再比人搞...唔係...啫係...」

「唔緊要...我明白，其實呢份工係我一個朋友介紹俾我，一開始我都覺得正正常常，只係陪人地飲下酒，賣下酒比客人，但係一到左夜晚十二點後，啲客就換左第二批黎，會對你唔禮貌，唔客氣，甚至...」

「得，我明架啦...」我吞了吞口水。

「不過，我無比任何人掂過，呢個係我同老闆定既規則，如果唔係，我就走。」

「當時人手唔夠，老闆話啲客人鍾意我，所以唔想我走，就比我例外...」

「咁，你而家終於都唔洗再做呢份工啦。」但我擔心的事，我這份工作能否保得住，還有，我動手打人一事，會否就這樣成為了囚奴？

「我唔知...點樣報答你。」千雪紅著臉，避開我的視線說。

「好簡單，你而家係我秘書，所以每日幫我做好家務就得。」

「真係既？」千雪心花怒放地說。

「唔洗每日做既，你得閒先做啦，你都要放學讀書架嘛，不過...」

「我想每朝起身都可以飲到你親手沖既咖啡。」我續說。

「好，一言為定。」千雪彷彿拋開了剛才一切發生得事情，還更我勾手指尾。

這個深夜裡，我們都紛紛入睡；雖然興奮，但也不敵疲憊的身心，不知，千雪能在我家裏住多久呢...

第二天我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我正被身旁的嘈雜聲弄醒，隨後傳來的，是久違的美食香氣衝擊著我的鼻覺。

「咦，你起身啦麥子Sir。」她穿上了簡樸的粉紅色睡衣，加上一條圍裙，別人看見，還以為我多了個妻子；想到這，心裡也是暖暖的。

「你咁早既，唔訓多陣？」我問千雪。

「唔啦，今朝起身做左陣練習，幫麥子Sir你燙埋衫。」

「你唔洗成日幫我做家務架，學業緊要啲。」

「唔得，我黎呢到唔係呃飲呃食架。」千雪扁起嘴來。

「你快點去刷牙洗面啦，我就黎煮好飯。」千雪笑起來還有淺淺的酒窩，這酒窩更牽動了我的神經。

「好啦。」

我照著鏡子，捏捏自己的臉，才發現自己不是做夢；雖然老師和學生同住一室實在嚴重違反了校規，但我安慰自己說，這只不過是暫時的事，千雪總會搬走，不過想到此，我卻又有點不願意。

「嗯～好香嗶，你成日煮飯食？」我問。

「係呀，我自細就無屋企人，住係人地到，咪自然學識照顧自己，煮飯比自己食。」的確，千雪的烹飪技巧比我好千倍了，雖然我不知道家的味道是怎樣，但我知道，我現在吞下的是無與倫比的幸福。

「今日返學校補課之前，我地出去行下？」我問千雪。

「好啊。」

「呢到環境都唔錯嗶，一落黎就係單車徑。」只不過，當了老師以後，也沒有時間做運動，身子也好想差了一些。

「不如我地踩單車？」我問。

「好啊，難得今日天氣咁好。」

「黎追我啊～」

「等埋我啊～」

單車徑上彷彿存在了一對甜蜜的情侶，只可惜，他們，只是一對越界的師生。

「呼，出番一身汗，個人都精神啲。」千雪說道。

「係呢，你隻手好返啲未。」

「好返好多啦，好彩琴晚有你係到。」

「咦，點解，你地兩個會一齊既？」我聽到一把熟悉令人顫抖的聲音。

「乜咁啱啊...」

10.

「乜咁啱呀...」迎面而來的是嘉柔。

「點解你地兩個會一齊踩單車既？」被撞破的我們，顯得有點尷尬。

「哦...我地咁啱撞到。」

「又會咁啱撞到？」嘉柔質疑地問。

「你啊，踩單車又唔叫埋我，你個衰人。」嘉柔走到千雪旁說。

「無呀...Er...見今日天氣咁好，咪落黎踩下單車。」看來千雪說謊的技能沒有提升。

「你屋企住呢到附近架咩？」嘉柔再問。

「係呀，啱啱搬左過黎。」的確，她剛剛搬了過來。

「你有無嘢做？如果無咪一齊踩單車。」我問嘉柔。

「好啊，我驚你非禮千雪啊，所以我先同你一齊踩架咋。」

「無你咁好氣。」

我們等嘉柔租車後，便一同在單車徑上奔馳；二人的世界，突然又多了一個人。

「我地不如鬥快啊，輸個個請飲嘢。」話音未落，嘉柔已經偷步跑出，我和千雪也隨後跟上。

眼看千雪沒有什麼運動細胞，看來她還比我還要慢，但我卻不能讓千雪輸掉。

「唉，你咁廢架。」嘉柔揶揄我說。

「麥Sir我無咩運動細胞。」

「唔好講咁多，蘋果綠茶，thx。」這個嘉柔不客氣的說。

「又呃我買嘢飲比你。」我說畢後便轉身到後面的自動販賣機。

「嘻嘻。」

「哎呀！好痛。」我立即轉向她們的方向，發現嘉柔正坐在地上。

「發生咩事？」我拿著兩盒蘋果綠茶跑回去。

「我好似扭親。」嘉柔表情痛苦的說。

「我幫你睇下。」我觀察嘉柔的小腿，看了她一眼，然後用手按在她的小腿上。

「有無好啲？」我問她。

「仲好痛。」

我將眼到最遠處，也沒有一個途人經過。

「你行唔行到？」

「唔得啊...」每一隻字也好像用盡嘉柔全身的力氣。

「不如我揸咩你我返屋企先？」

「你屋企...遠唔遠架。」嘉柔問。

「係附近架咋。」此時，千雪突然用凌厲的眼神看著我；我知道，如果嘉柔上去，便會發現我們同居

。

「黎，上黎。」我蹲下來，給嘉柔一個合適的高度上來。

「我第一次比男仔揸，估唔到係個老師揸我。」不知道，這話的意思是不願意還是怎樣。

「我會唔會好重呀。」嘉柔不斷在我耳邊說話，弄得我耳朵十分敏感，雖然我看不見自己的耳朵，但我相信已經紅透了。

我用盡力望向千雪的位置，發覺她翹著雙手，目無表情的看著另一邊的風景。

她，是不高興嗎？

「千雪，可唔可以幫我開門。」我依然背著千雪，然後掏出鑰匙。

「嗯。」千雪竟然如此冷淡的對待我，這讓我想起一開始未認識她的時候。

我把嘉柔放在梳化上，幸好，千雪的校服和其他衣服也收在自己房間裡。

「咦，墨子你有女朋友架咩。」千雪一問，心差點撲通跳了出來，時間彷彿停了許久。

「無呀...」我偷偷望向千雪，發現她竟然在偷偷微笑。

「你仲話無，兩隻杯，兩對拖鞋。」女人果然仔細，尤其在感情事上。幸好，千雪沒有慣性地換上拖鞋。

我唯有默默承認我有女朋友一事。

「你搞錯啊，有女朋友都唔同我地講，咩樣架？睇下。」

「擺高隻腳。」我沒有理會嘉柔的要求。

「哇，好痛啊...」我把藥油塗在她的腳上，輕輕搓了幾搓。

「忍下痛，好快得。」我繼續幫嘉柔處理傷口。

她二話不說便舉起我的手臂，一口咬了下去。

「哇...大佬...」

「忍下啦，你搽快啲。」嘉柔跟我說。

我唯有迅速地把藥塗好，免得我手臂出現一個龐大的洞穴。

「你捨得放口未。」嘉柔才願意放過我的手，放開時，我還看見她的口水絲，這真的是一個女生嗎？

「你未比我睇你女朋友咩樣啲。」

「唔啦，廢事你搞佢。」

「嗯？你咁講，即係我識佢架啦？唔通係Miss Yu？」

幸好這天嘉柔的腿受傷，不然，她肯定跑到我的房間，查個究竟。

「唔係啊，你唔好亂估啦，你唔識㗎啦。」

「好啦。」

「今日下就你都去唔到補課架啦，我等陣幫你截的士送你返去。」

「得啦，小小痛啫。」嘉柔立即站起來，想強裝頑強的她，一跳便又好像弄傷了。

「你有無事啊。」在旁的千雪立即走過去扶她。

「無事...」

「你係到抖下啦，唔好再亂郁啦。」

「咁我...返屋企先啦，等陣學校見啦。」千雪突然這樣說，我感覺到，她好像有點鬱鬱不樂。

我把千雪送走以後，送她到樓下的全程她也沒有笑過，站在她旁邊感覺周圍的溫度也下降了幾度。

回到家後，我從雪櫃拿出蘋果綠茶再遞給她。

「你點啊，你好返啲未呀。」

「仲係少少痛。」

「如果再未好返就要睇醫生架啦。」

「趁呢兩日假期就係屋企抖下啦，補課你唔洗黎啦。」

「下，咁咪追唔切...」

「放心，我會同你講返補課講過啲咩。」

「係咪架。」怎麼說到我會欺騙她一樣。

過了一會兒，我送走了嘉柔，便回到學校幫文學班補課。

「李敏晴，你答下呢條題目。」

「從呢篇詩，我地透過作者見到既人生觀係點？」我問。

「從呢篇詩，我地可以見到作者係積極樂觀...從第二句...」

「敏晴同學，表現得唔錯下，繼續努力；咁今日既課堂就黎到呢到。」

「麥Sir，嘉柔呢？」敏晴突然問道。

「你問我？你唔係同佢好friend架咩。」

「佢話佢搵你，跟住就無上堂了。」

「佢搵我？」難怪，踩單車時會遇見她，我就覺得，世界上，哪有這麼多巧合。

「佢今日請假，佢話佢整親。」當然我不會坦白交代今天跟她們踩單車的事情。

「哦，麥Sir，你整親人啊。」

「唔係呀，佢自己唔小心整親咋，你得閒咪睇下佢囉。」

「好啦，Bye bye墨子。」果然是物以類聚，她的好姐妹也開始這樣稱呼我。

「千雪，你諗住點返去？」

「你返去先啦，我想自己一個靜下。」她，真的不高興了。

「你唔開心？」課室，只剩下我和千雪。

「無事啊，你返屋企先啦。」她強顏歡笑；看得出，她實在不懂得假裝，所有的情緒，心情，通通都已經展露在她的臉上。

「好啦，你都唔好咁夜返黎。」

我看著手錶，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心裏焦急得很。

「你仲未走既？」未久，我期待的聲音喚醒了我的笑容。

「等你一齊返去啊嘛，話晒，你都係半個主人家。」我跟千雪開玩笑。

「唔係你個個女朋友咩？」千雪這句話彷彿帶點刺。

「咩女朋友啊，你知我哋佢架。」

「算你啦。」千雪把頭髮披散下來，這樣飄逸的長髮，彷彿就是為她而生的。

「你唔扎馬尾靚啲。」說完後，心也砰砰的在跳。

「係咩，咁我以後都唔扎馬尾囉。」千雪走在我的前面，單是身影，便能使人醉倒。

這種違規的關係，不知道何時終結，但求多一秒，便足夠。

回到家後，我們各自整理洗澡後，便一同坐在梳化上。

「你想唔想睇Netflix？」雖然訂閱了Netflix，但其實也沒看過多少遍。

「好啊，但係我有啲凍。」千雪告訴我。

「我去擺張被過黎。」

我們就這樣，窩在被子裡，拿著遙控，不知道看什麼，按來按去，因為，我們的心，都不在電視機上。

「麥子Sir。」

「嗯？」

11.

「麥子Sir。」

「嗯？」

千雪突然依偎在我的身旁，把頭靠在我的膊頭上，我聞到了千雪散發出來的淡淡香味，瀰漫著我整個腦海；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作為老師，我該這樣對待她嗎？

「咳咳...」我把膊頭縮了一縮，拿起桌子上的水杯，這也是我臨急想到的唯一解決方法。

「有啲口渴添，你飲唔飲水呀？」我問千雪。

「唔洗啦唔該。」幸好，千雪沒有不高興。

我回去坐到梳化時，千雪突然問我。

「係呢，你覺得我有無機會去東京遊學團。」

「Er...有掛。」其實，我相信千雪的成績肯定達標，而選擇權在我和Miss Yu上，但半路殺了個梁Sir，我也不肯定千雪和嘉柔能不能進到名單裡。

「希望可以去到啦。」千雪看來也十分期待。

「做咩咁想去既？去到都唔係淨係玩，要學野交流架啫。」

「無所謂啊，用一千蚊就可以去東京，仲要咩都包晒啫。」的確，價錢十分吸引，在任何旅行社也無法用一千元便能夠到東京。

「係呢，千雪啊，聽你咁耐，都唔知你有無男朋友添。」

「我...我無男朋友啊。」千雪害羞的說；此時我們依然屈膝在被裡。

「你地而家啲後生女都鍾意咩男仔架？韓仔類型個啲？」我也好奇這個年代的少女喜歡寫什麼男生，是潮男，是文青，還是運動陽光型的？

「你講到自己好似好老咁既，係呢，都唔知麥子Sir你幾多歲。」千雪竟然問問題來迴避我。

「我啊，你估下。」

「24？」千雪究竟是什麼構造的，怎麼好像什麼也知道。

「咁你都估得中既。」

「我鍾意單純既男仔。」千雪突然轉回剛才的問題。

「同埋份人靜啲，唔係好多野講就最好。」

「你份人已經夠靜啦啲，再靜咪無人講野？」

「係架，靜靜地，望住個海，望住對方，已經好開心。」說畢，千雪突然望向我。

「哦...咁你有無拍過拖？」

「無啊，都無適合既人，同埋我地讀女校邊有咁多機會識男仔。」想不到美若天仙的千雪也未曾嘗過戀愛的滋味。

「學校咁多joint school活動，你無參加咩？」

「無啊，我都唔敢去...」說得也是，這乖巧的千雪，彷彿滴酒不沾，脫俗不凡，但我卻想起在酒吧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去到東京，你最想做啲咩？」

「我想睇雪。」我回答。未曾出國的我，一直靠看電視，新聞裡的畫面觀賞東京的雪；東京的雪很潔

白，很雪亮，若你站在雪中，我分不出，那是雪，還是你。

「我都想，我想睇初雪。」

「如果睇到第一場雪從天而降，肯定好靚。」她續說。

「你覺得，我地而家算係點？」我問千雪。

「咩意思？」氣氛突然變得嚴肅。

「我同你，係咩關係。」我再問。

「咪學生同老師囉。」千雪皺著眉說，弄得我好像問錯問題一樣。

「仲有，係你秘書，嘻嘻。」

「哦...係啊，我咪咁既意思囉。」看來，千雪一直都只是單純的當我老師，只是我多心了。

「唉，我眼訓啦，你都早啲訓啦。」千雪回到房間後，我躺在梳化床上，看著純白色的天花，想著想著...

我走到千雪的房門前，把耳朵貼到門上，彷彿聽到哭泣的聲音。

「做咩係到喊既？唔通頭先我問錯問題嚇親千雪？」我小聲問自己說。

這時，哭泣聲又消散了。

「哎呀！」千雪突然把門打開，我一個不小心把門後的千雪撲倒，發生了我最意想不到，亦最不願意的事情...

原來，千雪的嘴唇是如此柔軟細膩，我輕輕的咬了一下千雪的嘴唇，此時，我感覺到千雪的身軀有微微的震動，看著她楚楚可憐的雙眼，彷彿正哀求我繼續親吻她一樣。

千雪的雙唇微微張開，噴出了暖暖的氣流，我們都未曾嘗試過舌上的糾纏，但我依稀記得劇集上男女主角舌戰的畫面。

千雪突然環抱著我，輕輕地吸我的舌頭，我也輕撫著千雪的頭髮，隱約感受到千雪身體上的熾熱，我便將舌頭轉戰到她的耳朵，弄得她十分酥麻，她用雙手緊緊抱住我，這時，我們都體驗到前所未有的接近的距離。

時間，在這一刻停止了。

「你做咩啊，發惡夢？」千雪突然又出現在我的面前，而我則躺在了自己的梳化床上，身體史無前例的疲倦。

「下...我無呀。」我還在回想昨晚的事情，頭昏腦脹的我，好像忘記了昨天發生過什麼。

「你瀨尿呀？」千雪一邊偷笑，一邊指著我的睡褲說。

我立即用被子遮蓋著，場面尷尬得很。

「Er...啱啱飲水唔小心倒瀉咋...」我立刻為此尷尬的事情解釋。

「哦...咁我去沖咖啡，你去洗下條褲啦，哈哈。」她說完便立即走到廚房，只剩下一個羞愧得很的男人在客廳。

我拿開被子，看看自己的睡褲，再回想起昨晚的事情；原來，我只是發了個甜蜜的春夢。

「唉，真係核突...竟然比自己既學生見到咁既場面...」

我洗澡後，便更衣回到客廳，以後看到千雪，我也不知道怎樣面對她。

「早晨，食早餐啦，麥子Sir~」千雪精神奕奕地跟我說早安。

「好豐富喎。」我看到桌子上的全日早餐，以前最多也只會吃個麵包或喝杯咖啡便上班；自從千雪來了，一週七天她也會弄不同款式的早餐給我，也是我吃過最美味，最溫暖的早餐。

「你食飽啲啊，特登煮多啲比你食架，食唔晒唔洗旨意走啊。」這句話，是有什麼含義嗎？還是，我想多了。

「知道...」我尷尬的說。

到了星期一，又是回到學校的日子，我和千雪已經習慣地前後腳離開屋企，各自坐車回到學校。

「聽日就係截止既日期，你搞掂好未？」我還未回到自己辦公室的位置，梁Sir便已經走過來問我關於遊學團的事。

「既然報名無任何條件，我會比佢哋報晒先，最後篩選再算。」我放下自己的公事包，收拾教科書，準備今天第一課。

「好，既然你唔肯聽我勸告，你之後小心啲。」

我對著梁Sir微笑，然後直接從他身旁離開。

「聽日個遊學團就截止架啦，仲有無同學想報名但係未交通告？」我問眾同學。

「麥Sir，我可唔可以攞返張通告。」嘉柔臉色沈重地跟我說。

「點解要攞返？」

「我唔想去。」她眼眶開始被眼淚沾濕，但她強忍著，不在我面前落淚。

「補課太辛苦？」

「你出一出黎先。」我輕聲跟嘉柔說，然後叫她到課室門外。

「我覺得...我做唔到...」相信她最後那道防線也漸漸被眼淚攻破，晶瑩剔透的淚珠一滴，一滴落下，彷彿眼淚也在訴說她的苦。

「比啲信心自己，由一開始補課，我就對你好有信心，如果唔係我都唔會投放時間係你到幫你補課，所以我係唔會放棄你。」

看著嘉柔拿著紙巾擦淚，這是，她第二次在我面前哭；想不到，平時為人樂觀，外表強悍的小女人，心底裡，會是這樣柔弱。

「呢份通告，我會繼續幫你keep住，如果到最後你都依然想退出既，我就幫你撕爛佢好無？」

「多謝你...份通告你幫我交上去啦。」

「既然一開始自己揀左要行呢條路，就無得返轉頭，就算焦頭爛額都要完成。」她擦乾眼淚後繼續說。

「估唔到，你識焦頭爛額呢個成語啲。」我逗著嘉柔玩。

「喂呀，人地喊你仲笑人。」嘉柔輕輕地打在我身上。

「好啦好啦，入返去啦，夠鐘上堂架啦。」